

# 天涯坎坷麗人行

## 美人南洋歷險記

### 才女王瑩之四

●劉昌博（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）

#### 表演逼真觀眾入戲

一九四〇年三月初，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，要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問團返國勞軍，新加坡愛國僑胞要舉行擴大歡送會；王瑩等為了表達敬意，特從馬來亞率團趕回新加坡參加此一盛大的歡送會。

王瑩等在大會上獻演了三個劇碼：「賊」、「反納粹」及「放下你的鞭子」，他們幾乎每個人都分別扮演了兩三個角色，受到愛國僑胞熱烈歡迎。

尤以王瑩主演的「放下你的鞭子」一劇，更是感人至深，每演到父親鞭打香姐（王瑩飾）時，台上下都齊聲喝斥：「放下你的鞭子，不許打香姐！」因為台

觀眾忘記台上是在演戲，完全進入了劇情中；有些觀眾像被瘋魔了一般，竟然跳上舞台，搶奪鞭子。此情此景，正如當地報紙上描寫的那樣：「鞭子打在香姐身上，疼在台下僑胞的心上。」

「放下你的鞭子」在南洋各地，演出場次最多；據統計約有七百餘場；王瑩飾演香姐，扮相俏麗，表演逼真，有時慷慨激昂，時而聲淚俱下；她有把觀眾很快帶進劇情中的感染魅力。在落幕前，王瑩以嘹亮的歌喉，獨唱「鐵蹄下的歌女」一曲，悲切哀婉的歌聲，悲憤的曲調，飽含著祖國淪陷區多少同胞的血淚。這時，不知誰突然高聲喊起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誓死不做亡國奴！」  
「趕走倭寇，消滅漢奸！」

#### 南洋籌賑僑胞響應

王瑩等的南洋籌賑義演，完全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、白崇禧促成的；誰知此行受到僑胞熱烈歡迎，所籌募的賑濟祖國難民的捐款，出乎意外的踴躍眾多，悉數匯寄第五戰區統籌運用。於是，李、白二人為擴大效果，再加派了十多位男女演藝人員，從桂林出發取道香港，前往南洋增援王瑩等的演出陣容。他們在香港遭到英國殖民當局的刁難；旋因英、日關係的緊張，經過王瑩以流利的英語在越海電話中與英國殖民政府多次交涉，最後才

批准滯港人員出入境簽證。

近三十位來自祖國男女演藝人員，歷經千辛萬苦，終於在椰風蕉雨的新加坡重逢聚首；大家流著熱淚，相擁歡呼雀躍不已。接著大家開會決議；同意王瑩的提議把原有的三個劇目，擴增為七個獨幕劇及兩個多幕劇。其中獨幕劇目為：「賊」、「反納粹」、「放下你的鞭子」、「為自由而戰」、「鬼夜哭」、「嬰兒劫」及「人約黃昏」；另兩個多幕劇目為：「塞上風雲」及「台兒莊之戰」。

實在說來，新加坡太小，當時尚未獨立（至一九六五年始獨立），只是馬來亞一個州，面積五百八十二平方公里，人口約一百八十多萬，唯華僑占有一百三十多萬人。王瑩和金山等在新加坡才演出十來場，幾乎就走遍僑胞聚居的島嶼與村落；遂在馬來亞僑領們建議及協助下，王瑩等再返回馬來亞繼續「長征」下去。

他們出發前，將原名的「中國救亡劇團」，改名為「新中國劇團」。領隊仍為金山，王瑩除任副領隊、副導演外，還兼任馬來亞國民文學協會主席，馬來亞國民抗敵戲劇協會導演及南洋商報特通信員；她最喜歡、也最響亮的綽號是「馬來亞

情人」，但這個綽號卻給她帶來啼笑皆非的困擾。

### 演出之餘撰寫專欄

在緊張而忙碌的演出期間，她犧牲了睡眠及休閒時間，為「南洋商報」撰寫了幾十篇報告文學。在該報以「長征雜撰」為專欄，連載一年多，全文多達三、四十萬字。在每一篇報導文章中，王瑩都以生花妙筆，記述該團在各地演出盛況及僑胞們踴躍獻金報國的感人場面，字裡行間，充分流露出愛國的激情。

該團每到一地，僑胞都舉行盛大的歡迎會及慶功會；在會中並贈送錦旗誌念，這些錦旗上寫有：「抗戰楷模」、「抗戰勁旅」、「民族之光」及「喚醒國魂，倭寇必敗」等，皆由王瑩代表接受。

王瑩受到鼓勵，她在百忙中抽空趕寫了一個應景的劇本：「永定河畔」，選在「七七」蘆溝橋事變三週年時獻演。王瑩和金山等演出這個多幕的大型話劇，再度凸顯了蘆溝橋事變的歷史事實，日寇侵略的本性、殘酷的暴行，使台上的演員和台下的觀眾，同讎敵愾，義憤填膺。

在王瑩的筆下，馬來亞半島宛如亞洲

極南端曲線上的一串綠寶石垂飾，而新加坡則是這顆綠寶石尖端的鑲鑽，閃亮眩目，生輝耀眼。

當時新加坡尚未獨立，故而位於赤道邊緣的馬來亞聯邦，是由包括新加坡的十個州組成，其中十一州在馬來亞半島；王瑩等一行，從南至北獻演所至，走遍了半島上的十一州。另兩個州是沙巴和沙撈越，又稱東馬，比較蠻荒落後，僑胞又少，所以王瑩等沒有前往。

馬來亞的總面積有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平方公里，較台灣大三倍半；而人口則只有一千二百多萬，僅是台灣的二分之一。可是在馬來亞卻有三大族群，一是馬來亞人，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三；二是華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七；三是印度人只佔人口百分之十。因此，馬來亞的執政黨，在傳統上是馬來亞人的天下。

當時的馬來亞尚是大英帝國殖民地之一，而基層的實際統治者則是九個世襲的蘇丹（即土王或酋長之意），每隔五年，由這九個蘇丹祕密投票，推選其中一人擔任國家元首；任期只有五年，不得連選連任。

每位蘇丹，都是世襲的終身職，獨霸

一至二州，集生殺予奪大權於一身，富可敵國，形同一方霸主。依照回教國規定，每位蘇丹可合法討四個老婆——一后三妃。

### 吉打蘇丹貪戀美色

有些富有而風流的蘇丹，除了正式的一后三妃外，還擁有金屋藏嬌的「黑市妃子」。當時在馬來亞北方吉打州的蘇丹乃烏諾，性好漁色，曾討個香港的脫星、日本的藝妓及法國的名模作「黑市妃子」。

那時節，乃烏諾的三位妃子之一的莫麗娜剛好因病逝世，他正想物色一位驚才絕艷的女子，遞補這個虛懸的缺額。乃烏諾到素有「東方花園」美譽的檳榔嶼渡假時，從報上得知有位綽號「馬來亞情人」的中國美女王瑩正在當地獻演。於是，他吩咐隨從包下前三排特別座位，他在台下看到王瑩前後飾演三個角色，時而嘹亮高歌，時而輕盈飛舞，不時又換裝激昂慷慨痛罵日本軍閥。乃烏諾雖聽不懂國語，但看在他色迷迷的眼睛裡，王瑩不啻天仙下凡，多才多藝的技能更叫他傾倒；認為王瑩正是他理想中的王妃補位者。

該團和檳榔嶼的籌賑會，為提高獻金的績效；當天特別共同用茉莉花編成花籃

，取名叫「自由之花」，在觀眾獻金時，放在獻金台上，哪個獻得最多，最後就把花籃送給他，且可和女主角王瑩合照留念，算是最光榮的褒獎。

那種競賣的場面，近乎倫敦或蘇黎世的名貴古董拍賣場，緊張而熱烈，感人肺腑。台下觀眾不斷地鼓掌，不斷地競相出價，八塊、十塊……五十塊、二百塊、一千塊，後來升到五千塊。原先預定由檳榔嶼僑商會長黃銘華，以五千塊最高價買下「自由之花」。

誰知半路殺出程咬金，吉打州蘇丹乃烏諾顛巍巍地站起來：「我出價一萬塊！」；頓時全場的觀眾都驚呆了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胖嘟嘟，黑黝黝的臉龐上。他出價實在太高了，何況他是蘇丹，誰也不敢跟他比財勢。

最後，當然是乃烏諾蘇丹以一萬元叻幣買下了「自由之花」，王瑩在台上請他上來，她親手把花籃送交他手中；並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，王瑩和喜形於色的乃烏諾合照留念。當時有記者訪問乃烏諾：「您為何要慷慨捐那麼多錢？」他官冕堂皇地答說：「是為了支援鄰邦中國的艱苦抗戰。」但是，一般人都明白，他的臭名在外

，全然為了貪戀王瑩的美色。

果然，當天在打破紀錄的籌賑獻金慶功會上，乃烏諾不請自來，公開建議邀請該團到他勢力範圍內的吉打州獻演。當時有些僑胞認為他不懷好意，應該拒絕前往；但當地僑領們以乃烏諾財大勢大，且公開邀請，倘若斷然拒絕，不給他面子的話，將對華人今後在吉打州的處境不利。最後，王瑩為了顧全大局，贊成前往冒險一試，因為她在國內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，何懼一個草莽型的蘇丹？

### 鑽戒別墅討好美女

吉打是馬來亞最北的一個州，與泰國接壤的邊區，一向治安欠佳。王瑩等在乃烏諾所派武裝人員護送下，擠在悶熱的車廂內，在坎坷而蜿蜒的車路上，穿過無數的椰林、棕櫚林、樹膠林及翠綠的莽林，歷時近三小時，終於抵達吉打州首府亞羅士打。住進有冷氣的皇城大飯店，王瑩才把熱昏了的頭腦清醒過來。

由於，山區有土匪盤踞，經常出沒攔路搶錢；以至該團沒有人敢於上街溜躑，為的是珍惜有限的金錢，更珍惜可愛的生命；兩全其美的妙方，是大門不出、二門

不邁。好在乃烏諾耽心出意外，飯店內外均派有大批槍手戒備。

演出場所是在新落成的璇宮戲院，院內滿坑滿谷的觀眾，幾乎都是乃烏諾邀來的親友及部屬；他的「一后二妃」也盛裝到場。開演前，乃烏諾上台親自獻花又獻旗；落幕時的獻金競賣中，又慨捐叻幣一萬元買下「自由之花」花籃；他對王瑩的禮遇，周到又隆重。

在亞羅士打獻演了三場，原應放王瑩等回檳榔嶼、吉隆坡或新加坡。可是，乃烏諾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，他託當地一位親近僑領攜一只五克拉鑽戒送王瑩，並表示若果答應做他的第四王妃，另送別墅一幢、愛情保證金——即安家費叻幣一百萬元。

王瑩知道事態嚴重，遂與金山及籌賑會僑領黃子松、黃銘華等研商對策；大家協議採用「緩兵之計」，請王瑩虛與委蛇、爭取時間以便脫身。

乃烏諾為達到目的，要王瑩等遠赴他在印度洋濱畔的別墅遊覽；這幢佔地廣大的別墅，位在檳榔嶼北面，其西南方即是馬來亞和印尼共有的馬六甲海峽。風景優美，海天一色；惟地處偏僻，是個「藏嬌

」或「幽禁人犯」的好地方。

### 差點成了末代王妃

這位好色的蘇丹，每天緊迫釘人般的要王瑩答應他的求婚；王瑩婉言說：在中國婚姻是件大事，必須先稟告父親才行，電報往來約需時七天，請他務必忍耐。

時間一天天地快速過去，王瑩、金山和幾位暗中相助的僑領，急得像熬熱鍋上的螞蟻，度日如年。王瑩堅定表示：初時有軍閥在家鄉逼婚，在上海初出道時有黑社會大亨逼婚，她都躲過了。這次如不能脫身，懸樑不成就跳海自殺。

從第六天起，乃烏諾蘇丹即囑其家中佣人及部屬，在別墅內外張燈結綵，準備盛大酒宴，要大張旗鼓的當新郎。幸好，在哪天晚上，幾位愛國僑領用重金僱到兩艘馬達漁船，船上的船員及水手均是華裔青年，他們看過王瑩的精彩表演，不願這般的愛國女傑，被馬來亞的色狼糟蹋；所以皆願冒生命危險前來營救。

王瑩等一行，在哪晚的深夜，趁乃烏諾家人及部屬，忙碌準備婚禮疲憊後正熟睡中，摸黑路逃出魔窟——別墅，於海邊分別跨進兩艘漁船；歷經兩小時航程的風

浪，抵達檳榔嶼後才鬆了一口氣。

事實上，他們逃抵檳榔嶼，並非等於安全無虞；只要乃烏諾電告當地黑社會老大或官官相護的馬來亞官員，即很難再逃走。

幸虧這時太平洋上發生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即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動用大批海空軍偷襲珍珠港，接著以閃電戰法攻佔關島、香港及新加坡。不久，日軍山下奉文率大軍從馬來亞北部叢林突擊，吉打州蘇丹乃烏諾的地盤首當其衝，他的身家性命難保，當然沒有心情與影響力來追究王瑩倉皇「逃婚」這檔事兒。

事後，王瑩心之餘悸地說：「馬來亞情人」這個綽號，害慘了她，要不是「珍珠港事變」適時發生，她將被迫做馬來亞蘇丹的「一后三妃」之一的「末代王妃」啦；否則的話，就自我了斷，客死異鄉，變成孤魂野鬼了！

### 鋌而走險視死如歸

馬來亞的地形，南北狹長、東西窄短；當日本的大軍尚未完全控制整個半島之前，趁此混亂局面，王瑩等在愛國僑領的雄厚財力及充沛人脈鼎助下，穿過叢林，

橫越半島的腰部，抵達東海岸，再以重金僱華人漁船偷渡出海。他們的目的地是初被日軍佔領的香港，因在這裡較易回到內陸，何況居民都是中國人，容易獲得掩護。

他們於一個大霧瀰漫的深夜，終於在香港淺水灣附近登陸上岸，旋與留駐香港的國、共兩黨地下組織取得連繫，為了保護王瑩等的安全，全都化裝為流動小販模樣，翻過瀑布灣一個山坳，藏匿於「香港仔」海面密麻擁擠的漁船內，這些漁船彷彿漂浮在海波上的流動村落。

可是，為時不久，密佈香港的日本特務們，終於得知王瑩等已從馬來亞偷渡來港。而今，這些特務認為王瑩等已落入他們的羅網；於是，他們在報上刊登公告，表示歡迎王瑩、金山、夏衍、蔡楚生、司徒慧敏等人出來跟他們合作：「共同創造大東亞共榮圈」；並在電影院播映王瑩等人的照片，要大家提供他們隱藏的住所，對「告密者」發給重賞。

他們在香港潛躲了十幾天，日本軍警挨家逐船搜查，風聲鶴唳；看樣子，非趕快離港不行。遂經地下組織僱好偷渡船隻，逃離香港；可是，日本軍警在海上、陸

上及各交通要道，均已佈下嚴密封鎖線。他們能否穿過敵人一重又一重的封鎖線？安全返國參加抗戰？誰也不敢打包票。惟王瑩等人，都抱定了視死如歸的決心，願意「鋌而走險」，要用愛國赤忱跟死神賭一把。

### 扮成農婦逃離香港

王瑩等人商定，從香港西環偷渡，經過澳門，轉滙門銀洲海面，再到台小鏡的都斛登陸。出發前，夏衍勸大家都要化裝，盡量不帶或少帶行李。女性要衣著樸素，裝束自然，不留破綻；於是，王瑩化裝成一個窮媳婦，用鍋灰塗黑面頰；夏衍扮成商人，金山扮作鄉村農夫。

拂曉時偷渡的小船悄悄地離開了香港，駛向海面；這條長不過三丈，寬不滿三尺的漁船，因船小人多，吃水很深，在波浪上搖搖幌幌，談不上安全。

王瑩等人，大家都屏住氣，不敢有一點響動。一位母親，趴在孩子的耳朵上，叮嚀著：「不能哭！要不聽話，哭一聲，就丟進大海餵鯊魚！」

因船身小，不敢進深海划行；而離海岸近，容易被日本的巡邏艇發現。以至每

個人心弦都繃得緊緊的，像三年前在第五戰區大別山麓偷渡日軍封鎖線一般，隨時準備迎擊突發的險情。

小漁船在海上行駛了快兩小時，突然：「哪……哪」地開來了一艘日本巡邏艇，上面有三個荷槍揮刀的日本兵：「哇啦哇啦」地吼叫著，強迫小漁船停下來檢查。

### 夏衍鎮定化險為夷

有兩個日本兵上船查問，王瑩雖會日語，卻不敢作聲回答。她知道，一旦日本兵發現一個「窮婦」會日語，就會露出破綻。

這時，機警的夏衍為了掩護大家，何況他又扮作商人，會幾句日語，不致引起敵人懷疑。於是，他很鎮定地走過去，裝出商人那副恭順而客氣的樣子，分送了三支香煙後，即用日語簡單地回答了幾句。

一個像是軍官的日本兵，一面抽香煙，一面用兇獍的目光掃視著船上的人們；把懷疑的眼神盯在坐於船尾的王瑩的臉上，走了近來，粗野地先在王瑩的臉上抹了一下，又在王瑩的胸脯上抓捏了一把；他的手指感覺到，這位「窮婦」臉頰雖是黑

黝黝的，但皮膚卻是細嫩的；尤其她破爛上衣裡遮掩著的胸乳，是那樣的圓挺且富有彈性；於是，更加起疑了。

這時，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冷氣，船艙寂默無聲，像是暴風雨快到來前的寧靜。

王瑩的心也卜通卜通直跳；坐在她身旁的金山，他的心絞痛得快滴出血了，他緊握了拳頭，準備迎上去跟那個日本鬼子拼命，為了保護王瑩，他是不惜犧牲生命的。

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夏衍又從容地用日語辯解說：「這位黑醜女人是他（指金山）的老婆，他們因香港糧荒而疏散到長洲農村去；她身上得了怪病，所以又黑又醜！」

「是的！她很黑，但不醜！細皮嫩肉，胸脯有料！」這個日本軍官像怪獸般指著金山說：「八格呀囉！算你有福氣，討到一個好老婆；也算你有運氣，我有緊急任務得趕回去！」他說罷看了看手錶，復轉身在王瑩臉上抹一下，再在她的胸脯上捏了一把。然後滿意地揮了揮手，連行李也不查看，便放行了！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鬆了一口氣。

闖過了第一道「鬼門關」，大家都稱讚夏衍的臨危不懼，化險為夷；誇他裝扮

的商人像極了，應屬第一流演員。同時都笑說：「我們還得感謝王瑩的『細皮嫩肉，胸脯有料！』否則麻煩可多了！」當然，大家都恭喜金山有福氣，討得這般的好老婆。他們在危難中的笑談，無異苦中作樂；而王瑩受此奇辱卻噁心得直想嘔吐！恨恨地斥怪說：

「人家受日本鬼子欺侮，你們不拔刀相救，反而幸災樂禍，沒良心，算什麼好朋友！」

「幸虧哪個日本鬼子，有緊急任務要趕回去；否則的話，王瑩呀！妳今天可慘啦！」司徒慧敏接口說。

「不！哪樣的話，咱們大家都慘了！」金山氣憤地說：「不血染漁船，葬身大海才怪！」

經金山一提起，當時大家冷靜一想：以王瑩的剛烈性格，絕不屈從日本鬼子的凌辱；金山也不會袖手旁觀，見死不救；其結果大家在小漁船混戰一場；試想在日本兵的淫威下，後果可想而知。想到這裡，大家不寒而慄。

### 同心協力共渡難關

夜幕降臨，月光如霜，海面上碎波似

銀。小漁船划破銀光閃閃的海面，輕悄地向澳門駛去！

大家都曉得，偷渡三灶島的日寇海軍船塢碼頭，哪是一個死亡地帶；倘稍有響動，一被日寇海軍發現，探照燈一晃，機槍立刻掃射過來，偷渡客不知有多少人葬身在此地日軍的槍口下。

王瑩等人都凝神靜氣，心中祈求神明，在天空出現一塊烏雲把明月掩蓋；或在海上出現一陣濃霧，把探照燈的光線遮住，以便在夜幕掩護下，增加幾分安全感。說也奇怪，哪天晚上偷渡三灶島時，天上既有烏雲掩月又有濃霧籠罩海上，竟然偷渡成功。通過了第二道鬼門關，大家都渾忘了勞累、饑餓和恐懼，慶幸快到澳門了。突然發現小漁船湧進了海水，無情的海水從船壁的漏洞不斷湧入船艙；小船眼看著往下沉，情況萬分緊急。

於是，全船的人在夏衍、金山的號召下與王瑩的帶頭下，大家同心協力，用臉盆、飯碗、茶杯及水桶等，快速地掬水，艙內積水減少，找出漏洞用破布塞住，船上浮起來。經過這一番折騰，每個人累得精疲力竭，渾身上下，汗水和海水混滲在一起，滴嗒滴嗒地往下流；尤其王瑩臉

上塗抹的黑鍋灰，滿臉融流搞得烏七巴黑，頭髮蓬亂；真像個鄉下的瘋婆子。

水路的鬼門關，還不止於此？到得澳門，把漏船修好，又繼續前行。一次在日軍汽艇探照的照射下，他們躲在掛著葡萄牙國旗的大船後面，才躲過一次攔查。又一次遭到掛著汪精衛杏黃三角旗的「南支海軍陸戰隊」的搜查劫掠。過銀洲海面時，不幸又遇上「撈家」——海盜，大家都如驚弓之鳥，莫不毛骨悚然，幸虧金山、夏衍和司徒慧敏勇敢上前向海盜求情，海盜首領上船查看，發現他們實在太窮；乃分文不取，放了他們一馬。

王瑩事後在她的日記上寫道：「在當時的海上，日本鬼子最殘暴，汪偽士兵次之，倒是海盜還有些良心！」

### 化裝老尼智闖關

闖完水路的鬼門關，陸路的關卡還多呢！王瑩感到自己此次的化裝，黑鍋灰塗抹得太多，扮「窮婦」有點失真，才引起敵人的懷疑，險些兒招來橫禍。因為，她五、六年前到過日本，知道日本人大多數信仰佛教；於是，她決定今後化裝成一個好像有些道行的老尼姑。

果然不出王瑩所料，日本把守關卡的士兵，一見是老尼姑，駝背彎腰帶著佛珠，雙手合十，口中不停唸誦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走起路來腿腳緩慢，雙目有些盲然；日本兵見狀，往往不曾細看就放行。

只有一次，一個較仔細的日本兵，懷疑王瑩的一身佛教衣服是假的，哇啦哇啦的叫著，用一根棒子敲打她的手，王瑩不敢吭聲，只使勁地裝著虔誠的老尼姑樣子，低頭閉目，雙手合十，不停唸誦：「阿彌陀佛！」

這時，假扮商人的夏衍上前向日本兵解釋道：「她老啦！七、八十歲的老尼姑，很害怕，夠糊塗，不懂事，沒禮貌，你們可憐可憐她吧！」

有個信奉佛教的日本兵，大概真的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竟大聲叫道：「快開路，放這位老尼姑過去！」

王瑩化裝老尼姑，用戲劇手法矇混過關的故事，很快傳播開來，成為讚美她智闖關的一個趣聞。

### 歷劫歸來喜極而泣

經過兩個多月的跋涉，從馬來亞輾轉偷渡香港、澳門，歷盡艱難險阻，穿過日

軍的水陸封鎖線，突破一道又一道的鬼門關，終於抵達廣西的桂林。桂系的將領李宗仁、白崇禧與演藝界先進田漢、洪深等人，見到王瑩與金山等歷劫歸來，真是喜極而泣，特為他們舉行了盛大歡迎會；與會者聽了王瑩等人驚心動魄的經歷後，都十分感動。尤其是田漢詩興大發，即席賦詩詠誦：

風雲香港惡，游子只顧返；  
昨過蛟龍窟，今過鐵門關。  
疾趨都斛鎮，途遠日已晚；  
衫如孔乙己，鬚如加拉罕；  
更加張伯倫，肩挑破洋傘。  
眼昏路不熟，心急腳愈懶；  
四海正蜩蟬，一身盡肝膽。  
仆仆道路間，惟恐文明斬；  
幻作流民團，聊以寄有產。

這段日子裡，王瑩在金山貼身照顧下，闖過了一道又一道的「鬼門關」，終於抵達大後方的桂林，以為可以正式結婚了。誰知那個陰魂不散的勁敵——謝和賡又出現了。因為謝是白崇禧的機要秘書，他對王瑩緊追不捨，她再度面臨左右為難與抉擇。大家都關心她如何去闖「情關」？（未完待續）